

①

维吾尔族古典文学大系

上古至高昌汗国
时期的文学

新疆人民出版社

维吾尔族古典文学大系

刘 宾 张宏超 主编

上古至高昌汗国时期文学

(上古至十四世纪)

赵国栋 刘 宾 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本丛书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族古典文学研究会
1994—1999 年度研究计划立项, 并提供全力资助。

责任编辑: 马雄福

装帧设计: 图尔迪·卡迪尔(精装本)

葛 娅(平装本)

· 维吾尔族古典文学大系 ·

上古至高昌汗国时期文学

(上古至十四世纪)

刘宾 张宏超主编 赵国栋 刘宾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编: 830001)

新疆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技术室电脑排版

新疆社会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375 印张 2 插页 540 千字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7—228—03273—X/I · 1301

定价: 13.60 元(精装 19.80 元)

**《维吾尔族古典文学大系》
编辑委员会**

(依姓氏的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名誉顾问：铁木尔·达瓦买提

顾问：买买提伊明·玉素甫

主编：刘 宾

张宏超

编委：马雄福

李振亚

张世荣

赵国栋

编务：买买提吐尔逊·巴吾东

伊敏江·艾赫米迪

维吾尔族古典文学研究会
向自治区四十年大庆献礼项目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铁木尔·达瓦买提

米吉提·纳赛尔

主任：买买提伊明·玉素甫

顾问：买买提伊明·司马义

编委：阿不都热依木·热介甫 何富麟

乌布里·斯拉木 张宏超 柯尤慕·图尔迪

伊明·吐尔逊 谢尔甫丁·乌买尔 刘 宾

买买提吐尔逊·巴吾东

出版说明

维吾尔族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历史悠久的成员之一。她不仅在我国历史上，同时在古代北方民族史和中亚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维吾尔”族名有过多种音译古称和写法。其先民所居，在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三世纪时可追溯至汉文史籍所载的丁令、乌揭和高车。公元三世纪后，先后被音译为袁纥、韦纥、韦护、乌护、回纥、回鹘、畏兀儿、委吾等。公元三世纪前，维吾尔先民们主要生息在漠北草原和贝加尔湖一带。五世纪后，陆续散布到天山、阿尔泰山和昆仑北麓。至七世纪受突厥统治。七世纪以后，回纥(袁纥、韦纥)逐渐强大，并融合了某些其他部族，成为一个独立于突厥等部族的古代民族。公元744年(唐天宝三年)，回纥首领骨力裴罗灭亡了所谓“后突厥汗国”，建立了以鄂尔浑河流域为中心的游牧封建汗国，史学界称“鄂尔浑回纥汗国”。

史籍所载公元4—6世纪出现的“袁纥”和“韦纥”，就是Uighur(维吾尔)这一族名的最早汉文音译。回纥汗国第四任可汗顿莫贺(780~789年)于788年上书唐朝，请求将“回纥”音译改写为“回鹘”，“义取迴旋轻捷如鹘也”

(鹞，即“隼”，鸷鸟之一种)。唐朝应允，并册封他为“长寿天亲可汗”。唐德宗还将女儿咸安公主嫁给了顿莫贺。回鹘汗国势力渐强，一度扩展到天山一带。

公元840年(唐开成五年)，因漠北草原的天灾和其他一些原因，回鹘汗国崩溃，其属部分三支迁徙。一部分人西迁北庭(今吉木萨尔)一带和塔里木盆地，和原住在此地区的胞民汇合，并且逐步融合了其他一些古代民族，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通过广泛吸收众多类型的古代文化营养而铸就了自身鲜明独特的民族特点，最后终于形成了现代的维吾尔族。

千百年来，勤劳勇敢的维吾尔族人民和其他兄弟民族一起，共同开发和建设了祖国的西北边疆。在捍卫和繁荣祖国边疆的历史进程中，维吾尔族对祖国历史和中华民族文化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现代维吾尔族主要聚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塔里木盆地周围和天山以北的一些地区。此外，在湖南省常德地区桃源县和河南省的个别城市里也有少量分布。据1990年7月1日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维吾尔族人口7194675人，占新疆总人口47.47%，大多数人信仰伊斯兰教。

维吾尔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西匈语支回鹘——葛逻禄语组。在维吾尔族的古典文学语言中，来自阿拉伯语、伊朗语的借词在词汇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同时，在很早的时期就从汉语中吸收了某些借词。在一些文献中，7—8世纪时的古代维吾尔语常常以“古突厥语”指

称；9—14 世纪时的中古维吾尔语类型，曾依据其地域分布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以及方言特征而被称作“高昌回鹘语”和喀喇汗王朝中心区域的语言——哈卡尼亚语（王朝语）或喀什噶尔语；约从 14 世纪后半期开始，在中古维吾尔语类型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新的书面文学语言——察合台语。这一种书面文学语言超出了新疆的地域边界和民族界限，而被新疆和中亚其他一些同属突厥语族的部族所接纳，成为通用的地域性书面文学语言。了解这一点，对于正确认识维吾尔族古典文学的历史特点和它与其他民族文学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察合台语直到 16 世纪前后中亚地区其他古代部族先后进入近代民族的形成过程后，逐步表现出互为区别的民族特征，分别形成了各个民族的近代和现代书面语。而在维吾尔族古典文学中，察合台语的阶段跨越了元、明、清三个历史时期，持续到 20 世纪初。它体现了维吾尔族书面文学语言发展史上中古同近代相衔接，并向现代书面语言形态过渡的阶段。

维吾尔族古典文学使用过多种文字。在漠北时期及其以后（6—10 世纪），使用过古突厥文，亦称“突厥鲁尼文”或“鄂尔浑——叶尼塞文”。这是由字母源于阿拉美亚字母，借自粟特文异体的一种楔形音节文字。8 世纪起，古代维吾尔族采用窠利文（即粟特文）字母创制了回鹘文，自唐至晚明（8—15 世纪），主要流行于今吐鲁番盆地和中亚楚河流域。这种文字最初由右向左书写，后由上至下书写。后来的蒙古文、满文字母就是由回鹘文演变而来

的。公元10世纪开始伊斯兰教传入新疆，维吾尔族逐渐采用阿拉伯文字母做为语言的表音符号，经过历史上多次的改造和规范，成为至今仍在采用的民族文字系统。

维吾尔族的古典作家们还使用过其他一些语言文字创作了文学作品，如摩尼文、粟特文、汉文、阿拉伯文、波斯文等等。一些杰出的古典诗人成为著名的“双语诗人”。

维吾尔族人民运用民族语言和文字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她有许多极其珍贵的文学、绘画和音乐遗产，如英雄史诗《乌古斯可汗的传说》、大型哲理长诗《福乐智慧》，库车和吐鲁番地区的佛教洞窟壁画，大型古典音乐套曲“十二木卡姆”等，都历来为世人所瞩目，都是中华民族和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珍品。

维吾尔族古典文学是在独特的历史环境和背景下生成和发展起来的。古代维吾尔族生息、繁衍的西域，处于古代世界四大文化（祖国中原华夏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波斯文化和希腊——罗马文化）的交叉影响之中。从西汉至明朝初年，在长达1500年间，著名的“丝绸之路”做为纽带，在上述四种特质各不相同的文化之间建立了联系，造成了多向的循环，促成了东西方众多民族之间的文化大交流。维吾尔古典文学在继承了自漠北时期开始形成的民间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又植根于古代西域多样化的文化沃土中而形成了它的历史发展过程。近代以来，在塔里木盆地及其周沿，曾陆续发现了使用至少10种古代文字记录的约16种语言文化的遗存。公元九世纪之后，新疆、特别是南部新疆“维吾尔化”的过程，毫无

疑问包含着维吾尔族对众多古代部族和民族文化精华的选择性吸收。

因此，维吾尔族古典文学的第一个总体性的历史特点就是其多样性。古代维吾尔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不同的地区，曾先后接受过萨满教、摩尼教、景教、佛教、伊斯兰教，接受过中原儒家思想学说的影响。但这决不意味着维吾尔族古典文学从整体上而言是“宗教文学”。恰恰相反，自维吾尔族古典文学产生之日起，世俗文化与宗教文化的对立便开始了，这正是它的进步性所在。维吾尔古典文学对不同文化营养的吸收，使其作品表现的哲学和社会思想具有多样性，文化内涵极为丰富。它客观地反映了新疆做为古代世界四大文化汇流的唯一地区的历史文化特征。

维吾尔族古典文学的第二个总体性历史特点就是其开放性。在中华文学这个大系统内，它是最早同世界文学发生联系的文学。相对于我国汉语文学长期处于自我内循环的状态而言，维吾尔族文学同我国其他一些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一起构成了中华文学的外循环系统。印度古代文学、中古阿拉伯——波斯文学等都直接同维吾尔族文学发生过联系。它同阿尔泰语系其他语族的文学之间，与同属突厥语族的其他民族的文学之间，都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在中华文学的边缘地带，在与周边国家、地区和民族的文学关系上，中外文化交流以维吾尔族文学为典型代表，在文学主题、题材、体裁和其他形式诸因素上表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形态。

维吾尔族古典文学的第三个总体性历史特点是它始终使用民族语言和文字，不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文学传统，成为与我国主体文学(汉语文学)交叉发展与平行发展相结合的民族文学。一方面，它具有同汉语文学交叉发展的部分，在推动汉语文学的发展上有过杰出的贡献。如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元代维吾尔族散曲作家贯云石等即为代表性的例证。另一方面，它的文学主体则以民族语言和文字创作，与汉语文学平行发展，使它自身的文学传统得以充分发育，形成了代际间明确的历史继承关系。维吾尔族文学做为一种代表着地域和民族文化类型的文学，整体性地丰富和补充了中华文学。

维吾尔族古典文学的第四个总体性历史特点是它的书面韵文创作极为发达，达到了十分高超的炉火纯青的地步。维吾尔族古典诗人们植根于民间文学创作的沃土，把本民族悠久的口头文学传统与外来的书面文学形式有机结合起来，千锤百炼，最终形成了维吾尔族自身典雅优美的诗学传统。古典诗人们的不朽诗章往往成为民族精神和社会理想的代表、生活哲理的警句和箴言，收入启蒙学堂的教科书，成为“十二木卡姆”套曲的歌词而被人世代传唱。

由于这样一些总体性的历史特点，维吾尔族文学在中华文学系统内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风格，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个多世纪以前，国际学术界就已经有人开始研究维吾尔族的古典作家和作品。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运用马克思主义文

艺学理论对维吾尔族古典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大规模的系统梳理和研究，则主要开始于我国人民民主政权建立、特别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之后。四十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下，维吾尔族古典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出版、翻译和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一工作更是获得了长足的迈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族古典文学研究会自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广泛团结学术界的各民族学者和专家，加快发掘、整理、出版和翻译维吾尔族古典文学遗产的工作。在199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之际，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汉文版的《维吾尔族古典文学大系》丛书（暂定10卷），连同新近整理出版的维吾尔文原版的古典文学作品20卷，一并做为向自治区四十周年大庆的献礼，呈献给各民族读者。这两套丛书的出版，得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领导的支持和关怀，在此特别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同时，我们也要感谢参加此次编辑出版工作的各民族学者和文学翻译家们。由于他们的努力，才得以使广大汉语读者有机会系统地阅读维吾尔族古典文学中那些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品，从而进一步认识维吾尔族文学与我国主体文学和其他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充分认识维吾尔族人民在中华民族文化中杰出的历史贡献，充分认识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富多采和由

56个兄弟民族共同缔造这一历史事实。应当说明的是，此次出版的汉文版《大系》，仍旧只是一种“精选本”，限于客观条件限制，有更多的优秀作品未及编入。我们热切地希望能有更多的各民族学者和文学翻译工作者加入到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中来，以便把维吾尔族古典文学译介和出版工作长期地持续地进行下去，进一步促进我国各族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民族传统文化的交流，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做出贡献。

马克思主义对待文学遗产的首要要求就是历史主义地对待已经发生的文学现象。我们相信广大读者能够坚持严格的历史性，既不从今天的历史条件出发去苛求古人，又不盲目拜倒在古人面前食古不化和对其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视而不见，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评价古代作家和作品，正确地解决对民族文化遗产“批判地继承”的问题，使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份能够发扬光大，为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维吾尔族古典文学研究会
1995年7月

目 录

出版说明.....	(1)
乌古斯可汗的传说.....	耿世民译(1)
鄂尔浑碑铭(选译)	耿世民译(37)
突厥文碑铭	(40)
噶欲谷纪功碑(巴音楚克图碑)	(40)
阙特勤碑(和硕柴达木一号碑)	(49)
毗伽可汗碑(和硕柴达木二号碑)	(63)
翁金碑	(71)
阙利啜碑	(74)
回纥突厥文碑铭	(78)
磨延啜碑	(78)
铁尔痕碑(磨延啜第二碑)	(87)
铁兹碑(牟羽可汗碑)	(96)
苏吉碑	(99)
九姓回鹘可汗碑(哈喇巴喇哈逊碑).....	(100)
塞福列碑.....	(112)
回鹘文《牟羽可汗人教记》.....	牛汝极译(114)
摩尼文《摩尼教徒忏悔词》	杨富学、牛汝极译(121)
高昌回鹘王国时期的诗歌.....	耿世民译(131)
怀念亲人	(139)
田园诗.....	(141)
颂诗.....	(143)

挽歌·····	(144)
爱情诗歌·····	(145)
劝喻诗·····	(146)
格言诗·····	(147)
摩尼教诗歌·····	(149)
佛教诗歌·····	(156)
金光明最胜王经(选译)·····	李经纬译(171)
城官张居道的故事·····	(173)
摩诃萨埵王子舍身饲虎的故事·····	(187)
弥勒会见记(选译)·····	李经纬译(209)
乞斯塔尼伊利克伯克故事·····	王涛译 赵国栋校(250)
两个王子的故事·····	王涛译 赵国栋校(256)
《突厥语词典》中的古代诗歌(选译)·····	耿世民译(267)
关于描写自然风光的·····	(269)
关于冬夏辩论的·····	(273)
关于与回鹘人作战的·····	(275)
关于与唐古特人作战的·····	(277)
其他战斗诗歌·····	(279)
关于悼念英雄艾尔统阿的·····	(283)
关于描写爱情的·····	(284)
关于狩猎的·····	(287)
关于节日的·····	(288)
关于热情待客的·····	(289)
关于虚心学习及其他·····	(289)
格言诗·····	(292)

乌古斯可汗的传说

耿世民 译

导 言

维吾尔族人民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公元 744 年回鹘(我国古代史籍中对维吾尔一名的汉字写法)人取代突厥,在漠北蒙古高原建立了回鹘汗国(公元 744——840 年)。公元 9 世纪中期,在黠戛斯人(现代柯尔克孜族的祖先)攻击下,回鹘汗国灭亡。

在漠北时期回鹘人采用前此为突厥汗国使用的古代突厥文,留下了一批文献。其中著名的有《磨延啜碑》(也称《葛勒可汗碑》或《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磨延啜第二碑》(也称《增里亚特碑》)、《九姓回鹘可汗碑》、《苏吉碑》、《色维列依碑》等。

公元 840 年回鹘汗国灭亡后,回鹘各部分三支西迁(另有一支南下到长城附近),其中重要的一支到了新疆的吐鲁番盆地,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不久又扩展其势力到今焉耆、库车一带。这部分回鹘人在当地具有较高文化的原居民(古代龟兹人、古代焉耆

——高昌人和汉族人)的影响下，逐渐从游牧转入定居的农耕生活，发展了城市和商业贸易。同时在文化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在高昌王国时期(约从 850——1250 年)，以粟特文为基础创制的回鹘文逐渐取代了漠北时期使用的古代突厥文。用这种文字创作和翻译了(主要从新疆原居民的语言，其中包括汉语)许多作品。回鹘书面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当时新疆和中亚地区广泛通行的语文之一。

伊斯兰教于公元 10 世纪下半期首先传入新疆南部的喀什地区，到公元十四、十五世纪已遍及整个天山以南的广大地区。这以后，回鹘文逐渐废弃不用，而代之以阿拉伯字母的文字。

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后，由于宗教偏见，各种属于非伊斯兰教的古代新疆民族文字文献(其中包括用回鹘文写成的古代文献)曾遇到大规模的毁坏。所以目前留存下来的回鹘文文献不多，而且多为宗教(主要是佛教)内容的东西。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以来，由于在南疆塔里木盆地各处进行考古发掘的结果，各种新疆古代语文(如佉卢文、于田文、龟兹——焉耆文、粟特文、摩尼文、回鹘文等)写成的文献出土。通过对这些出土古文献的研究，我们关于古代南疆塔里木盆地历史、文化、语文方面的知识大大丰富了。特别是通过对出土的回鹘文文献的研究，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回鹘西迁后以吐鲁番地区为中心的高昌回鹘王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情况。

现存用回鹘文写成的主要文献有：(一)文学作品：吐鲁番民歌残卷，史诗《乌古斯可汗的传说》，剧本《弥特里色米特》，《福乐智慧》(维也纳本)，故事集《五卷书》残卷和《伊索寓言》残卷以及《十业道譬喻》(大部头佛教故事集)等；(二)宗教文献：《金光明经》、《俱舍论》、《妙法莲花经》、《八阳神咒经》、《金刚经》、《华严经》、《阿弥陀经》、《胜军王问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圣一切如